二十三，糖瓜粘

□杨 桦

农历腊月，是中国民间的狂欢节。俗话说：腊八过后都是年。香甜温糯的腊八粥喝过，忙乎过年的序曲已经奏响，到了农历腊月二十三达到一个小高潮，这叫小年夜，是为大年除夕做的一个丰厚铺垫，还有个别称叫祭灶，曾经过得红红火火热闹非凡。在中原北部地区，在这一天还流行吃祭灶火烧，吃甜得能粘掉大牙的酥麻糖。

小时幼稚，不知祭灶为何物，但却无师自通地知道向大人们讨要麻糖，过过馋瘾。只记得到这时节，家里的大人开始忙碌起来，劈柴杀鸡宰鱼割肉蒸馒头炸丸子，紧锣密鼓地准备年货。别的不说，光是那气氛就令人欣喜：大人们似乎忘记了往日的劳累和忧愁，露出难得的笑容，不时传出嘻嘻哈哈的笑声。偶尔半空中爆响的炮仗，弥散在村庄之上的炊烟味儿、香火味儿、硫黄味儿混合着肉菜香气儿，更加深了这种太平微醉、人寿年丰的幸福感。

忘不了祭灶时的庄严与神秘。以我儿童的眼光来看，这个程序几乎等同于巫术。黑黑的灶屋后墙上，古老的神龛安稳而拙朴：原本七彩斑斓却早被油烟熏黑的灶王画像，出自闻名的朱仙镇木版年画师之手，两边小小的对联儿是祖父或父亲、再后来是我书写的“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横批浓墨重彩的“一家之主”虽有几分斑驳，但威严犹在。旧时的习俗在传统节气的每个细节都有深深的烙印。比如祭灶的仪式，妇女是不能参与的，家里的男丁是绝对的统治力量。岂不知，平常下厨房做饭食的，都是妇女，男人个个都不会做饭，离开妇女几乎都要饿死。可是没法，老规矩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往下传的。那时，祭灶、祭祖、上坟这类活动，都是我祖父带着我父亲和叔叔他们来完成的，当然，后面还跟着我和弟弟们挤在一起看热闹。

祖父和父亲极为认真地洗手、焚香，朝着“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画像三跪九拜，并且口中喃喃自语，似在祈祷，也似和尚念经。我们也听不清楚，只觉得好玩儿，但又不敢笑闹，都被这庄严肃穆的氛围震住了。然后，祖父和父亲格外小心地把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画像轻轻揭下来，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把灶王爷和灶王奶奶请下来。最后，他们就着黄表纸，把画像烧掉了。祖父说，灶王爷带着灶王奶奶上天去了，是向玉皇大帝汇报人间的善恶和丰歉呢。灶屋黑乎乎的墙，原来贴画像处留下了一小片儿像小庙轮廓的灰白，我不由恍惚地问：“那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啥时回家呢？”祖父答：“别急，大年初一五更就回来了。”

可见那时，我的祖父十分爱我，居然在这样庄重至极的场合回答我的问题。要是在别人家，小孩子乱说话，是要被打屁股的，或者发一把甜麻糖，直接打发到大门外面了。要不怎么说“二十三，糖瓜粘”呢，就是用粘掉牙的糖堵住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小嘴，不要讲那不吉利的傻话。也有人说，这糖是用来贿赂灶王爷的，让他老人家在玉帝面前好话多讲，坏事休提。我却不以为然，灶王爷根本不吃糖的。君不见，每年摆在灶王爷面前的贡品，果子呀点心呀鸡鱼呀，都没见动过一口啊。这话，却被我祖父听见了，狠狠地剜了我一眼，还训斥道：“小孩子家又说胡话！小心灶王爷听见了，会降罪啊！”我不敢再吭声，但私下里仍旧不服，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多和气可亲的一对老人，特别是灶王奶奶，银面阔口，特慈祥，特娴静，一直望着你笑，能笑到你心里去，他们才不会怪罪我们小孩儿呢！

现在想来，过去的老人们，由于传统文化的熏染和现代科学知识的缺乏，尚能存着对鬼神的信仰和依赖以及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之心。当面对祖先或神灵下跪礼拜之时，不仅仅是愚昧迷信，其实更多的是虔诚与自省，更多的是自律自赎，除恶扬善。因为他们深信：举头三尺有神明。这样的节日，更大的意义在于，对传统习俗的一次次传承与巩固，并从中获得浓酽的亲情与欢乐。

不得不承认，村庄渐次荒芜，故乡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空心村”。人口的外流，春运的艰难，生活的繁累，信息的迅捷，让原本轰轰烈烈的仪式感、神秘感、神圣感十足的过大年，变得越来越平淡、越来越无味了，更何况是祭灶这样的小年呢？那些庄严隆重的拜祭仪式，也几乎无人去操心张罗。“二十三，糖瓜粘”的童谣还在耳边回响，也许只能留守在记忆深处了。甜麻糖之类的美食早已不是奢侈品，唯物主义的现代人，早已不害怕孩子们“说傻话”；最吸引孩子们的，取而代之的已是智能手机和网络电视。

可是，我依然固执地想穿越一回，回到那样的故乡，回到那样的节气：流着哈喇子，咀嚼粘牙的祭灶糖；跟在祖父和父亲身后，向灶王爷灶王奶和祖宗跪拜；听半空中猛然脆响的鞭炮声，闻一闻香而热的草木灰混合着硫黄味……因为那里，有我童年的魂儿。

（本报资料图片）

过年那些事

□周宪卿

近几年，我对过年的感觉变得迟钝了，也说不清在忙些什么，糊里糊涂春节就过去了。每到年关，反而更容易想起、总愿谈起小时候过年的点滴往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条件差，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像样的饭菜。小孩子都巴望着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有机会提个灯笼到处跑，买点零星的鞭炮四处放，吃顿香喷喷的肉馅儿饺子，穿一身新衣服显摆一下。那时，吃白面馒头是过年的一大心愿。日常的主食以红薯、玉米面和豆面居多。玉米面蒸成的馒头硬不好吃。纯小麦面蒸成的白面馒头好吃。只有在农历正月初一到初五才能吃到，过了初五就要换成杂面馒头了。

纯葱净肉馅饺子是我的最爱。但是，年景不同，饺子馅儿的配料也会有差别。收成好的年月，包饺子可能用纯葱净肉；歉收的年月，就只好往肉馅儿里加进一些切碎的白菜和萝卜充数。肉和葱占的比例少了，饺子的味道就会大打折扣。过年的大肉烩菜也有讲究。说是烩菜，实际上是素三样和肉片的混搭。盛菜时，先把白菜、豆腐、海带丝盛在下边，再把炒过的肉片搭盖在上面，给人的感觉是整个碗里都是肉，实际上绝大部分是素菜。

过年的传统大体一致，但生活细节也不尽相同。过年时，我家炖肉吃肉的习惯就颇为特殊。炖肉前，要把肉切成三四厘米见方的肉块，肉块炖熟后一部分要作为供品，恭恭敬敬地摆放在列祖列宗的牌位前。平时炖肉吃肉机会不多，父亲宣布可以放开肚量吃，尽可能吃大块肉、大口吃肉，这样特别解馋、过瘾。肉炖熟后，每人端一碗。父亲会带头捞一块肉膘比较厚的肥肉，夸张地咬上一口，嘴角油汪汪的，边咀嚼边说：“过瘾，还是肥肉香。”大哥干活最多、出力最大，饭量也是第一，一顿能吃一斤肉。

过年最大的愿望是穿新衣服。一到冬季，母亲便开始筹划做衣服的布料。自己家的钱不够，就和邻居一块儿兑钱糨线织布。后来有布证了，就凭布证到集市上买布料。请人裁剪后拿回家自己缝制。缝衣服、纳鞋底的针线活一般都是在晚上完成，白天需要挣工分养家糊口。晚上，坐在那盏破旧的煤油灯下，昏暗的灯光影影绰绰，一针一线地把裁剪好的布片缝制成衣服。衣服缝好后，母亲总是把它藏起来。大年三十晚上，才会从箱底翻出来，悄悄地套在厚墩墩的棉袄棉裤上。最热闹的当属拜年。正月初一两三点，便会听到鞭炮声，三四点钟父母就会叫我们起床。那时候，没有电视，小孩子睡得比较早，再加上有新衣服和压岁钱的诱惑，我们起床的速度还是蛮快的。拜年是讲究顺序的，吃五更饺子前，要给列祖列宗和父母拜年；吃过饺子后，才给本家族的长辈拜年；本家族的各个小家庭相互拜年完毕后，才会统一走出家门给街坊邻居拜年。那时候也不懂这些规矩，只管屁颠屁颠地跟在长辈和哥哥们的背后，但心里牢记一条：拜年的时候在后边，领压岁钱和糖果的时候往前站。农村拜年的习俗比较传统，不像城里人见面拱拱手，问声“过年好”了事，老家的规矩是实实在在双膝跪在长辈前，这才叫拜年。一群晚辈凑在一起，热热闹闹、前呼后拥，站满整个堂屋和院落，随着领头的一声招呼——“给您拜年了”，几十号人便呼啦啦应声跪下，那一伏一起的阵势，像风吹过的麦浪，很是壮观。长辈脸上的笑容像盛开的菊花异常灿烂，发压岁钱、递让香烟和糖果等，忙得很。小孩子们的口袋个个都是鼓鼓囊囊的，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像凯旋的战士。老家拜年时的淳朴厚道、豁达热情、祥和温暖，深深地种在我的心里。

时代在变，过年的感觉也在变。追思祖先、呼唤亲情、追求幸福、憧憬美好的这一主题始终没变。让我们敞开胸怀，悉心体会祖先留下的这分传统，真心拥抱时代赋予的这分幸福和荣光，用心享受岁月给予的这分沧桑和感动。

祭灶，把日子领进了小年

□白衣飞霜

顶着一头雪花或风
一只黄羊从远古走来
然后变成了一个火烧
暖暖的
甜甜的
把所有的日子领进了小年

开始祭灶
灶君的彩照
在烛影香火中闪烁
梨和酒的芬芳缭绕几案
大人们跪拜施礼
表情严肃得像一种命运
孩子们嬉戏着
戴花，放炮，砸核桃
顺便啃一口火烧

民以食为天
百姓们几千年都站在灶君面前
盘算着如何消灭饥饿
如何把土地和庄稼收拾好
可灾难还是从四面八方袭来
蝗虫过处
哀鸿遍野
很多年，他们摆不出一件像样的祭品
只能徒手而立
茫然面对几近风干的日子
灶君一定听见过他们
半夜三更
抽着闷烟的吧嗒声

如今好了
灶君面前
有的是好酒好菜
为方便上天述职
也可配上一部袖珍电脑
百姓们在尊重自然的同时尊重着神明
土地上的粮食、花朵和蔬菜都成了最美的祭词
灶君的报告越来越好写了
酒也可以放松地喝了
喝多了也不会有人
再硬性地在您嘴上
抹上一圈热乎乎的饴糖

祭灶了
我们需要这样的仪式
这样的氛围
让文化渗透血脉
让生存与发展的主题永远镌刻在心间
皇天后土
我们只要平安与富庶
只要
每一个日子
都能如一枚枚谷穗
闪着黄金的光泽
结着实实在在的籽

本社地址:焦作市人民路890号 邮政编码:454001 电话:办公室3935143 总编室8797251 通联部8797372 发行投递公司8797555 报业传媒公司8797222 房产策划营销公司 8797333 印务公司3934290 本报员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8797444 全年定价398元 自办发行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焦工商广字01号 上期本报开印:3:30 印完:5:30 本社印务公司印刷